半梦半醒

□ 任翔宇

《墨雨云间》剧照

黄亦玫去开飞机追求自由生活了，唐嫣虽然没敌过周公子憾失白玉兰奖，但是胡歌二度封“帝”了，剧中的人和生活里的人久久不能分得清楚，该算是创作者的胜利吧。

过去，我们把影视剧的成功归结于对生活的二度创作和艺术加工把握得当，那是因为我们能从影视剧中或多或少、或明或暗、或隐或现地看到自己或者身边亲人朋友的影子，既亲切又感同身受。可如今，当《庆余年》《雪中悍刀行》《墨雨云间》《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样似是而非、鸡汤热血的古装但不知年代的剧集，《大理寺少卿游》《虎鹤妖师录》《星落凝成糖》《花千骨》这样布景美轮美奂、男女主角磨皮俊美的玄幻、但人物架空的剧集每年批量上架，追剧的难度拉低了。人物小传、事件逻辑、剧情构架因为远离生活、远离现实而不必深究，出品方负责每一帧的貌美如花，追剧的负责充会员拉流量，简单圆满，各取所需。

鲁迅《而已集》的最后一篇《小杂感》里有这样一段话，“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

并不相通的人类悲欢里，每个人其实都没有权利去指责旁人的选择，但是感观和意见也同样没办法统一，不挺就是黑粉的逻辑，其实是说不通的。

月中的时候，黄西要来大同。这个说脱口秀的矮个老男人，在从事脱口秀工作前是美国得克萨斯州莱斯大学的化学博士。2010年3月，黄西在美国白宫记者招待会上表演一战成名，视频和“脱口秀”这个概念一起沸沸扬扬地传回国内。2013年，黄西回到中国，担任央视节目《是真的吗》的主持人，这一档电视脱口秀节目，一做就是10年。10年间，黄西其实在脱口秀版图上做了很多事，他创立了一个名为“笑坊”的俱乐部，又担任了脱口秀综艺节目评委，那一年他评选出的冠军是周奇墨。2021年，黄西在《脱口秀大会第四季》上短暂亮相，一句“脱口秀‘在天之灵’”，再次引发网友关注，但也被不少人解读成英雄迟暮的意味。当年他评分的周奇墨，已经被年轻观众们称为“脱口秀天花板”“脱口秀OG（元老）”。

就像弹幕里追《繁花》《玫瑰的故事》《南来北往》的和追《虎鹤妖师录》《星落凝成糖》《花千骨》的并不一定是同一类观众一样，在PAD或者小剧场里看脱口秀表演的，与在德云社、听云轩、嘻哈包袱铺、云海社、青曲社里听相声数来宝的，可能有交集但绝大部分并不相同。

时代变了，玩法变了，人类对情感互动的诉求，也好像变了。

相声里的伦理梗和包袱扣子能提供宣泄点，但是和如今年轻人的痛点、泪点、侧目点没太大的关系，只为了放松的欢笑，共鸣少了点。脱口秀的本子其实是严谨考量过笑点分布和现场反馈的，你看到的云淡风轻自嘲自讽，可能是经过算法优化的各种梗组合套餐。

从周立波到黄西，从黄西到李诞，从李诞到周奇墨、李雪琴、孟川、池子、建国、思文等等，脱口秀雷霆而来、繁花而生。繁花而生很重要的一点是脱口秀的表演里，那些梗，那些段子，那些停顿而又雷鸣般响起的鼓掌，是当下年轻人或感或受过的相通。

邱瑞说北漂的租房往事，吐槽自己租过的一个奇葩户型，多奇葩呢？计算面积得画条辅助线。而要用躲在45度墙角里的马桶，得把身体折成一个同位角。

徐志胜本来在讲色盲是一种“绝症”，但魔性口音引起全场竞相模仿，于是他把众人的反应编了个新包袱，“但这个病真的没有人同情你，还会有人嘲笑你的口音”。

如果非要掰扯这和相声里的现挂有多少差别，那车轱辘话能说好几天，但是武断点说，脱口秀的这些表演是相声演员们无法模仿也很难超越的现实题材高级创作，是传统相声或者什么公式相声无法给与的同龄人、同境况、同知识背景笑料大放送。

现实永远要比“很久很久以前”或者“在遥远的九霄天外”来得有温度、打动人。所以，黄亦玫或者汪小姐即便有缺点，也是真实的人生；北大学霸鸟鸟聊自己的外貌焦虑，肯定比已经算得上“非遗”的叫卖声更有共鸣。

所以，黄西在最火的时候可能真的顾不上来大同表演，但这一次，只要来了，我想看看。

看黄西的演出，对我而言，代表着从侯宝林时代到姜昆、马季、笑林、师胜杰笑星云集，从赵本山、郭达、蔡明到沈腾、马丽、常远小品换代，从周立波海派清口到如今脱口秀已经成长为小剧场经典表演形式的一次“集齐龙珠召唤神龙”般的心愿满足。过了做梦的年纪，仍希望现实里能有些梦幻的笑意。

期待戏曲电影的新貌

近日，京剧电影《锁麟囊》入选第2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展映单元。在此之前，第14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京剧电影工程经典影片展映活动举办，展映包括《龙凤呈祥》《霸王别姬》《穆桂英挂帅》在内的18部经典京剧电影，让观众在光影中感受到了戏曲艺术的时代新貌。

从20世纪初开始，电影就承担着记录戏曲艺术的功能。新时代以来，当电影作为一种媒介为观众提供跨越时空的视觉审美体验时，其传播价值不仅在于让今天的戏曲人看到了优秀表演艺术家的技术精髓，为以口传心授为教育模式的戏曲艺术提供了新的传承路径，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复兴传统艺术，让以年轻人为主体的电影爱好者通过影片爱上传统的戏曲艺术。

戏曲电影如何在媒介融合的大环境中继续发力是戏曲人和电影人的共同命题。戏曲电影不应只是戏曲舞台的记录者，应以独立的美学形态追求艺术价值，凸显戏曲电影的时代魅力。用电影见证戏曲艺术新貌，需从技术革新、审美趣味、文化情怀三方面着力提升其艺术价值。

其一是技术革新。2013年第一部3D戏曲电影《霸王别姬》上映时就因其采用3D全景声技术而备受欢迎，新技术优化了声响、视觉体验，拓展了传统剧场的叙事空间，为戏曲艺术注入新的活力。

其二是考虑观众的审美趣味。有的戏曲电影除了运用电影特效、4K全景声等视听技术满足观众的视觉审美愿望外，在内容上也更符合年轻人的审美习惯，比如唱词与念白在保留经典唱段的基础上删繁就简、情节节奏较舞台版更为紧凑等。

其三是追求文化情怀。如在电影中可以利用文化IP致敬经典、致敬情怀，白蛇传说等家喻户晓的民间故事蕴含着中国人独有的情愫，承载着老百姓的集体回忆。所以，戏曲电影制作方可借助大数据对传统文化的价值定位进行精准分析，用电影技术唤醒观众的传统情怀，让戏曲艺术在电影中更加出彩。 据《中国文化报》

从文学到影视 应是一场艺术接力

《我的阿勒泰》剧照

前不久大热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开播之前，曾面临“散文影视化会不会翻车”的担忧质疑声；带火多个地标的爆款剧《繁花》在原著基础上究竟做对了怎样的加减法……今年以来，文学改编影视作品持续席卷荧屏银幕，《大江大河之岁月如歌》《我的阿勒泰》《河边的错误》《新生》等多部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剧成绩亮眼，热度口碑双丰收。

“一流作品，三流改编”等争议时刻警醒创作者入局之难，如何既延续文学的文本优势，又满足观众在影像里找到情绪共鸣？从文学米仓酿出影视美酒靠什么？第2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IP影视开发大会：文学转化影视重点作品推介会”现场，作家、评论家、编剧、电影人共同探索文学与电影融合的新途径和新方法，力促两者彼此激活、双向赋能。眼下，中国作协社联部联合上海文化产权交易所创建著作权保护与开发平台，上线登记作品已达4000余部，涵盖现实、历史、科幻等多种题材，为影视化赛道蓄能。

业内直言，文学改编在热度、收视等层面仍存在巨大不确定性与“沉没成本”。但不容忽略的大趋势是，影视市场经过野蛮生长后，观众、市场对优质精细内容的审美诉求水涨船高。严肃文学改编潮再次回暖现象，既是观众对优秀文艺作品的渴求，也是文艺市场追求高质量发展的期盼。

“2014年左右网络文学IP爆发，在影视改编行业几乎占绝对优势，这对传统作家编剧造成巨大冲击。几经浮沉，如今创作者又迎来相对广阔的空间。”编剧余飞并不建议天才作家一定要专门为影视写作，“还是要遵从内心，听从灵感，把最能激发热情的东西写出来。”他主张作家保持个人风格和创意，避免一味被市场趋势左右。

“影视终究有自己的语言逻辑，改编作品可以和原著风格不同。作家还是应该把握自己的核心，一旦按影视类型去固化，有时反而容易失去文学本身的魅力。”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副教授杨蕊尤其看重文学的“压舱石”“情感通道”价值，如果说《人世间》《封神》是从经典取材的厚重压舱石，《我的阿勒泰》更多缓缓流动着暖心情感，将李娟笔下阿勒泰的美好时刻，一帧帧呈献给观众。“文学怎么用？一是借它的题材，另一种就是揣摩其美学风格融入视听语言。”

作家钟求是观察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严肃文学一直是影视改编富矿。《人生》《芙蓉镇》《大红灯笼高高挂》等一批有文学含量、精神高度的电影，从不同角度彰显鲜明中国符号和蓬勃生命力，追求极致的声色美学。导演张艺谋回忆《红高粱》在国际电影节获奖时就曾有感而发：“那些年是文学驮着电影走向世界的。”

“但此后一段时间，影视圈一度出现以票房为王滑向庸俗的趋向，令人痛心；培养有品位的观众，又成了文学作品需要承担的责任。”钟求是直言，至少要在轻松娱乐的大众阵营之外，培育或巩固能欣赏更注重精神含量之精品的专业观众阵营。“民众的精神之树、审美种子在同步生长。吸引优质文学加入影视，很有意义。”他呼吁，电影策划、编剧不仅要会讲故事，更需要“有情怀、懂人性、见内心的眼睛”“有些电影公司方甚至都没耐心去读文学作品，更不用说读深、读懂了。期待更多专业平台，让适合改编的优秀文学作品与伯乐相遇”。

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会长柳建伟谈到，从全球视角看，深受中国观众喜爱的《肖申克的救赎》《教父》等电影同样是从美国经典小说中汲取灵感，这也体现了文学性的力量。

翻开中国文学和影视发展历史，母本文学和影视在融合共生中，深刻反映时代变革和现实生活，构筑文艺繁荣灿烂图景。进一步释放文学潜能，拓展改编边界，助推多部原创作品进入影视化轨道，已成业内共识。

“从文学的精神世界到震撼人心的视觉盛宴，文学作品影视转化是这两大艺术形式交融的成果，让更多人领略到文学的魅力。”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邱华栋举例谈到，近年来，《人世间》《装台》等由严肃纯文学改编的影视作品口碑收视俱佳。根据上海作家金宇澄小说《繁花》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引发收视热潮，带火了周边，包括宁波裁缝铺电话被打爆，黄河路成了网红打卡地，至真园原型酒店顾客爆满，朱家角的酱菜、崇明的糕点“圈粉”无数，原著销售暴涨等，都有力证明文学滋养了更多艺术门类和文化产业的巨大价值。

从“好本”到“好剧”“好片”，“文学创造了一种内容、想象，触发了影视人的表达欲望。现代电影对于文学的迷恋，可能比任何艺术形式迷恋得更深。”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杨扬同时也提醒，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跨越，可能是有偶然性的，毕竟“两者不是一个直接对等的关系”。

跑赢接力赛之前，“种子选手”储备培育孵化不可或缺。上海有着丰富的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等创作资源，作家孙甘露根据20世纪30年代中共地下工作者经历创作的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摘得第11届茅盾文学奖，已改编为同名谍战电视剧，未来将与观众见面。上海作协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马文运透露，近年来上海文学戏剧影视创投沙龙持续孵化作品剧本朗读会、圆桌沙龙、版权转让、签约等，推出《心居》《城中之城》等电视剧，积极推动《千里江山图》后续影视改编，也支持了《繁花》影视改编等。“影视艺术史已经证明，文学是影视作品深度和厚度的底色与保证。反过来，成功的影视改编实现了文学破圈赋能，增强了作品影响力和传播力。” 据《文汇报》